

文字：穆迦等 插图：少华等 漫画编绘：岳书馨

阴阳师 同人专辑

阴阳师

以蝶舞
舞遍天地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武遊万

文倍晴

阴阳师

《阴阳师》同人专辑



TONGREN

似蝶舞，
舞遍天地

阴阳师
似蝶舞
舞遍天地

I247.7
MJ4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阴阳师》同人专辑:似蝶舞,舞遍天地/穆迦等著;
少华等绘.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1
ISBN 7-5366-8060-0

I.阴... II.①穆... ②少...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8269 号

《阴阳师》同人专辑:似蝶舞,舞遍天地

YINYANGSHI TONGREN ZHUANJI: SI DIEWU, WU BIAN TIANDI

穆 迦 著 少 华 等 绘

出 版 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李 子
责任校对:刘春莉
装帧设计:王 意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双安电脑分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制版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L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4 字数:205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3.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梦枕獯与他的《阴阳师》

穆 迦

安倍晴明,《阴阳师》小说的主角。

他绝非是谁文字的创造物,而是日本历史上有正式记载的名人。如今讲到他的名字,却不能不提到轰动一时的小说《阴阳师》及其作者梦枕獯。

梦枕獯本名米山峰夫,1951年生于神奈川县小田原市,1973年毕业于东海大学日本文学系。笔名中的“獯”是古书中吞食噩梦的异兽,并靠食梦而生。从这个名字就可看出他写作的奇幻灵异风格。身为日本的奇幻、传奇小说第二次浪潮的领军人物,梦枕獯的《吃掉上弦月的狮子》曾得到过“第十届日本SF大赏”以及平成元年“年度日本长篇小说星云赏”。

作为一位高产作家,梦枕獯作品众多,然而最负盛名的还是他的《阴阳师》系列。“阴阳师”是平安时代的宫廷官职,主人公安倍晴明史书记载生性飘逸恬淡,才能非凡。身后更是留下了无数传说。梦枕獯综合了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完成了这部浪漫的人鬼传奇。《阴阳师》被盛誉为“东方奇幻文学经典”。

1994年,《阴阳师》小说被日本漫画家冈野玲子改编为漫画,冈野玲子的漫画版在日本取得了更为惊人的成功,在业界内外都获得巨大赞誉,从而更加肯定了《阴阳师》的经典地位。

2001年,《阴阳师》被拍成电影登上大银幕,由传统艺术名家野村万斋出演主角安倍晴明,电影在当年日本票房中一枝独秀,并在次年紧锣密鼓



地跟拍了第二部。电影的成功再次为梦枕貊的小说增加了无限的吸引力。

从 1986 年《阴阳师》小说连载开始,《阴阳师》的短篇集已有《阴阳师》、《飞天卷》、《付丧神卷》、《凤凰卷》、《龙笛卷》、《太极卷》,长篇《生成姬》、《瘤取之晴明》和《首》也先后出了单行本。

而对于读者而言,被誉为“东方的奇幻巅峰”、“日本的《聊斋志异》”的《阴阳师》其实就是《阴阳师》,如同晴明只是晴明,站在人间,旁观生死离别,在夜色中寻找人心惶然的来路。



2

似蝶舞，
舞遍天地



且携手，游人间

——戏说《阴阳师》小说主角晴明与博雅

穆 迦

安倍晴明，日本平安时代的大阴阳师，掌管占卜、星象、咒法等幻术。传说中他对命运、鬼神、灵魂等知之甚深，还具有操纵妖怪的能力。这个有史可查的神秘大人物至今在日本仍然留下了许多他生存过的痕迹：供奉他的神社，他当年所创的占卜之术以及日本人仍然习惯性地求“晴明神社”的五芒星护身符保佑平安与恋爱的现象。

源博雅，平安时代的皇亲，日本雅乐之神，精通琵琶和琴等乐器，其作品流芳后世。现在日本的传统祭典中仍然有他的名作演奏。

虽然晴明与博雅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同，然而在历史上并无二人有所往来的记录。

梦枕貊在《书之话》杂志的特集访问中曾自述：“平安时代是黑暗仍以黑暗之姿存留的时代，在同一个都市的暗影中，人、鬼与怪物都屏息同栖——我想写的就是这种黑暗。”为了衬托和适应这黑暗年代，梦枕貊选择了安倍晴明。

也许是担心这样的天才而懒散の晴明，在黑暗时代独行会很寂寞，梦枕想要为他寻找一个合适的伙伴。查阅资料时发现《今昔物语》有源博雅大声向偷走琵琶——“玄象”的鬼讨回的记载，觉得异常绝配——天真勇敢的乐神源博雅与飘逸恬淡的神秘阴阳师安倍晴明。

想象的空间是可以弯曲的，如同往昔的命运会奇异地在后人笔下重逢。穿过悠悠千载，史中本无相关的这二人，在后世作者笔下成为莫逆之

交，又在电影中借着旁人的身体，光彩熠熠地重生了。

（虚拟对话）

博雅：喂，晴明，我们好像之前不太熟吧？

晴明：唔。那又怎样？

博雅：我是说，呃，我们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比如，我是源博雅，职业音乐人之类的？

晴明：那你要我说什么？安倍晴明，职业捉鬼专家，居家旅行、途中遇鬼，皆可联系以下电话号码……

博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如果不太熟就不太好合作呀。

晴明：剧本看见没？编剧梦枕貊，他说我们得扮搭档，你就老老实实地扮就是了——对了，你要不要来喝杯酒？

……



似
蝶
舞
，
舞
遍
天
地



《阴阳师》电影引发的咒魇

穆 迦



5

《阴阳师》电影引发的咒魇

以严谨的影评来说,《阴阳师》一、二部,均不是有想法、制作佳的好电影。剧情方面,直接引用小说并拍摄成电影,显得有些单薄与经不起推敲;作为灵异电影,特效与动作指导也不是太上得台面;导演泷田洋二郎,在《阴阳师》电影之前,也没有太多值得炫耀的经历和作品;主演野村万斋,头次在电影中挑大梁,独当一面,但电影却不是他的职业,身为日本传统艺术“狂言”家,电影是偶尔为之的副业。

的确,就凭以上几点,电影《阴阳师》不具备成为票房大热之作的条件。然而在日本电影市场一片低迷的整体环境下,《阴阳师》2001年10月上映,有220万人次观看,狂收32亿日元票房,居当年日本票房首位。之后的《阴阳师II》,虽商业意图太过明显,且遭遇强片竞争,票房不及前一部辉煌,然而也博得了不错的口碑。除了电影中主角安倍晴明自身的魅力之外,必须肯定地说,这部电影的优秀之处几乎全集中在主演野村万斋身上了。

“狂言”,2002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具有六百年历史的古老戏剧,野村万斋是“狂言和泉流野村家”的承业人,有着“狂言贵公子”之美誉。

电影中的野村万斋,拥有着三十多年的传统艺术熏陶出的古典气质,在银幕上栩栩如生地复原了千年前平安时代的安倍晴明的优雅风情,获得了“没有能超越野村万斋的安倍晴明”的巨大认同。喜欢这部电影的人,绝大部分都会将目光围绕在野村万斋身上,甚至称这部电影为“一人之电

影”，可见野村万斋如同咒魔般的魅力。

也许《阴阳师》算不上优秀的电影，然而这部电影却标志着一个奇特的偶像诞生：他居于电影圈外，立于传统之美中，对于《阴阳师》的影迷来说，这份美足以替代任何东西，而这部电影也就成为了一部不可代替的电影了。为一部不算优秀的电影而中咒，大概这就是《阴阳师》电影带来的咒魔，但却是个异常美好的咒魔。

阴阳师



9

似蝶舞，舞遍天地

似蝶舞，舞遍天地

穆 迦

A —

月凉如水。

名动京城的阴阳师安倍晴明，正斜卧在廊下闭目养神，纯白狩衣扣并未结上，手里执着酒碟。

斜风轻过，院中扶苏木微微作响。

晴明这才微微张开眼来。

一张苍白得略显发青的瘦削面孔上，细长的眼睛斜斜顺着鬓角吊上去。眼缝中，略微闪过一丝光芒。

上一次有人说：“那个叫安倍晴明的阴阳师，据说他是白狐的孩子，好可怕，我可不想和他打交道——”

嘿嘿，是谁呢？在那个结了瓜的松树下面，是博雅那个家伙对兼家说的罢？

虽然没看到博雅当时惊惶的傻瓜脸，不过，就是用指甲盖来想也是想得出的。

哦，博雅，那个家伙有一阵子没听到他没身份的大呼小叫了。

这花木杂乱的晴明邸，竟也透出些寂寥来……



似
蝶
舞
，
舞
遍
天
地

“很久没看到源博雅大人了，他不来好像变得有些冷清了呢。”

蜜虫悄立院中，自言自语。

晴明微微一笑，不予答腔，心下却有些略微的不喜。

式神就是式神，如此多口多舌，真应该把她变回蝴蝶去。

B —

早上的狂言演出后，观众的表现出乎意料的好。

野村万斋独自在休息室里卸妆。

镜中的男子清瘦面庞，肤色净白，眼角斜飞入鬓，肩膀瘦削。

狂言和泉流野村家的新家主，今年三十有八。

每天收到些莫名其妙的邮件里，那些女人们的溢美之辞都说：“万斋师你看上去真的好年轻哟，真像少年一样啊。”

念及这些，野村忍不住细细看了一眼镜中的自己：

眉目之间，端是有些少年模样，但眼角约约竟也有了三五道细纹。眼睛周围的肌肉，也有些松弛。

这样才对吧？这才是中年男子野村万斋，早已为人夫为人父的名狂言师。

长女彩也子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可爱女孩了，人家都说她长得像自己，虽然不是家业的继承人，但看着自己的第一个小孩，还是觉得生命很神奇。幼子裕基也已经和野村家代代的男孩一样，饰演着《韧猿》中的小猴子初登舞台了。和自己一样，那是个命中注定一定会走上自己正在途中的这条路的孩子。

到底宠爱谁多些，野村自己是不知道的，但当年发生过的事情，现在如果发生，只怕是一样的结果：

幼年时邻居家失火，眼看到殃及自己家。慌乱之下的父亲万作大人什



似蝶舞，舞遍天地



么也没来得及拿，只一把抓起年幼的儿子冲出门来，而随后才跑出来的母亲和姐姐生气得脸都白了，父亲尴尬地讪笑着，却不知道如何向妻女道歉。

只是苦笑着，把怀中的幼子抱紧。

那个时候的万斋就知道，在父亲眼中，在家族之中，自己才是最贵重的事物。

A 二

晴明竟卧在廊下睡着了，直到天亮。

然后听见有牛车穿过结界的响动。

懒洋洋地坐起来。过了不一会儿，果然有人大呼小叫地冲入门来，粗重的脚步声哗啦啦地踩碎了晴明习惯的宁静。

真的是那个鲁莽的家伙。

晴明微微侧过头去，作出在看檐下草牡丹之状，当全没看见博雅兴冲冲地冲进来，心里暗自忖度，该换点什么新花样捉弄一下他。

念头转了一下便作罢了。也许是因为几日不见他，少了些捉弄他的惯性罢？再或者是昨日在廊上睡着，感染了些风寒，没什么力气去捉弄他了？大概如此罢，晴明想。

总之，博雅倒还是老样子，一屁股坐在晴明面前，端起面前的冷酒仰脖子就喝，一边喝一边抓起盘中酥饼塞入口中大嚼。

全然不知晴明心中此瞬已转过千百念头。

一看他这样子，晴明唇边挑起一丝苦笑，劈手夺下博雅手中酒盏，叹道：“已经是隔夜陈酒啦，饼也已经受潮，怎可以拿起就吃？”

晴明挥挥手让蜜虫去换些酒菜来。

“嗯？陈酒么？受潮了么？我怎么都没尝出来？”博雅嘴里塞满食物，迷惑地咕哝着。

“你当然是尝不出来的——牛嚼牡丹啊……”晴明叹道，不自觉地笑



起来。

“牛嚼牡丹？牛吃牡丹的么？我怎么不知道？牡丹很好吃么？”博雅吃惊地追问。

晴明差点忍不住笑出来。

“那个，尝一下就会知道了，蜜虫，去采朵牡丹来给源博雅大人尝一尝。”晴明正色转头一本正经地吩咐蜜虫。

蜜虫微笑着领命。

直到牡丹盛在盘中端放在博雅面前，博雅才明白过来：“晴明！你竟然当我是牛？”

这个人哪，真的是迟钝如牛啊！晴明在心中苦笑。

“有什么事么？”待得蜜虫更换酒菜完后退下，晴明斜眼看着仍旧傻乎乎的博雅，随意地问起。

博雅口中塞满食物，听此一问，愣了一下方想起来意。

“唔，井里处大石了。”

晴明眉头蹙起：“博雅，你可以吃完了再说。”

博雅端起茶杯，“咕噜咕噜”地猛喝一口，把嘴里的饼一道送下后，梗了梗脖子，严肃地坐好，说：“京里出大事了！”

晴明却“噗”地一声笑出来。

博雅有些摸不着头脑，问：“有什么好笑的？”

晴明笑一笑，扔一方绢巾给博雅：“擦一下罢。”

博雅愣了一下，抓起来胡乱地擦了一把，然后把它递还给晴明时才发现巾角绣着金黄的小小的五芒星。针脚细密，手工极精美，但巾面已微微有些泛黄。

“哦，这帕子好漂亮。不过，有些旧了呢。你家的每样东西都会画一个这样的花纹在上面吗？”博雅呆呆地问。

“是啊，我的标志嘛。”晴明调笑道。



“哦。”

晴明盯着博雅半晌，缓缓问道：“到底是什么事？”

博雅才回过神来。

B 二

野村万斋换上了樱狩衣，执着绢扇出现在片场照定妆照之时，导演泷田监督愣了一下，来探班的梦枕獏老师也明显地呆了一下。

他的确是如此接近梦枕笔下的大阴阳师——安倍晴明。

因为要配合电影《阴阳师》宣传的缘故，工作行程中安排要到晴明神社去拜祭。

这是宿命么？少年时以大师黑泽明的名作《乱》中一个小角色初登大银幕，再到三十余岁时以一个名动日本的大人物的扮演而风靡了狂言界以外的日本和亚洲。

坐在前往晴明神社的车上，野村万斋微笑着接受着电影官方网站的采访，表达着自己讶异的心情，间隙中，透过车窗看外面的世界，觉得车速飞快，曾经所熟悉的一切因为速度的变化而异化。

现在的生活里，也有一些类似的异化事物罢。

现在来狂言剧场里看野村表演的人，到底有多少是因为狂言本身而来，又有多少是因为电影里那个眼角斜飞、笑容有些莫测的安倍晴明而来？

偶尔，也会迷惘的罢？

野村从来没想过会因为一部电影成为受众人瞩目的偶像。

就好像日常习惯穿着和服，习惯了传统下的柔软包围，忽然换上西服，那些衣袖肩膀的接缝处，会偶尔有些莫名的刚硬与微微的不适。面对着镜中一袭白色西服的自己，野村也觉得还是可以入眼的。虽然，略微有些眼生。



到了神社，野村先到侧室里换上了剧中晴明的戏服。这当然是种宣传的噱头。小室的正墙上，挂着大阴阳师安倍晴明唯一传世的画像，并不像传说中那样美貌，但是个温和睿智的老人家。

换下了西服，将狩衣的前裾束到腰带间时，那个先前一直谦和有礼、温文秀雅的青年忽然如同魔术般消失了，站在历史上的安倍晴明画像面前的，是个眉目之间隐含了些跳脱率性，却蕴涵着锐利目光的凌厉男人。

他眉毛轻轻一扬，昂着头跨出门去。

在神官的引领下，来到神社祭堂。

野村略整衣冠，端端正正地跪坐下来。白发苍苍的老神官看着这个沉静的秀弱青年，心里默默惊讶。虽然早就接到照会，但看见这个男子古衣古貌地坐在面前，还是有些奇怪的感觉。

就是这个人 与安倍晴明有着怎样的缘分？

野村抬头看过神位。

安倍晴明。这便是日本人传说中近于神一样的人物了。

野村恭谨地叩首。

是否真的应该感激这个千年前的老人？还是命运的际会，使得两个完全不同的灵魂居然可以穿着一样的衣装，超越千年悠远时空，平静地对望于此。

拜祭结束。

出得门来，与戏中的搭档一起，微笑着应答像蚂蟥一样无孔不入的记者们千奇百怪的问题。镁光灯闪烁，偶尔抬头看那天空，澄蓝明亮。

A 三

“京里有好几个贵族公子莫名其妙地暴毙了。”博雅左手抓着烤菇，右



手端着酒碟，嘴角还是挂着食物碎屑，神情严肃地说着。

晴明忍不住笑出声来。

博雅满脸不满：“这有什么好笑的？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啊，你这家伙，太没人味了。”

晴明蝙蝠扇一摇，遮住笑得弯弯的唇：“你的样子很好笑啊！”

“很好笑？哪里又好笑了？我明明是在讲很重要的事情。”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难道你不觉得别人的命是很重要？”

“博雅真是好人呐。”晴明微笑着，把眼睛转向庭中。

“喂，你不管么？”博雅有些急了，右脚已经略微直起，身子向前倾。

晴明眼睛斜睨向他：“哦哦，博雅，你不至于是想动粗吧？”

“哼，你这种无情的家伙，我才懒得理你。”博雅哼哼着重新坐端正。

“也许他们只是生急病死了，巧合而已。我又不是大夫。”晴明懒洋洋地说道。

“真的？”博雅满脸疑惑。

“嗯。”晴明一贯的回答方式。

博雅似乎是明白了晴明讲的道理，不好意思地笑笑，继续啃一只草菇。

晴明不由暗暗偷笑，博雅真是个容易被人骗的呆家伙呐。

二人在晴明邸中，在不知几月的温暖阳光里微笑着无语对坐。

过了好半晌，博雅才意识到被晴明蒙了：“不对！哪有那么巧合的？大夫们都去看过的，根本查不出病征来。谁都说是鬼魅作祟。右大臣的二儿子也死了……啊，对了，就是他拜托我来找你的！”

晴明转过脸来盯着博雅看了一会，哭笑不得。明明是受人拜托而来，但居然现在才反应过来，真是超级迟钝哪。

“死了便死了罢，反正也治不活啦，理他作甚？”晴明微微笑，抬脸看



着明亮天空。

“你怎能这么说？”博雅吃惊之至。

“为什么不能呢？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晴明懒洋洋地斜过眼角，似笑非笑地看着博雅。

虽然肤色微黑，仍看得出博雅瞬间涨红了脸，想要申辩却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反驳。

晴明捏着扇柄，微笑着看博雅窘迫之态，暗笑自己以捉弄博雅为乐趣的行为，似乎是有些傻。

嗯啊哦半晌之后，博雅忽然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他们和你没关系你不管，要是万一是我死了呢？”

晴明蓦然一惊，竟没能立刻接上话。

博雅一看竟问住了晴明，像个孩子赢了游戏一样开心地笑起来，两排闪亮的白牙在微黑面孔映照下，非常显眼。

真是可恶呢，那个家伙。晴明轻哼一声，转过头去，不理博雅。

打了胜仗般开心的博雅兀自自得，大口大口地嚼着香鱼。

晴明暗想，这种毫不敏感毫无判断力的头脑简单的家伙，居然也算是出身高贵不凡的殿上人么？

血统与才能，真是毫无关系的东西呢。

B 三

电影与狂言是差别很大的两种艺术。

狂言师野村万斋在饰演电影中的安倍晴明时，有数场飞舞于空的戏。

看剧本时已经知道，那是需要吊着钢丝在空中表演的戏。

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看到巨大的吊车停在片场中央，钢臂高高地擎在空中，野村万斋的心里还是忍不住“咯噔”一下。

虽然是不同的行业，但自己在舞台上的表演生涯也算是颇为长久的了，而三十几年的各类表演中，从来也没有在空中表演过。